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凶牙利短篇小說集

施蟄存選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目錄

看不見的傷創(克思法路提).....	一
跳舞會(摩耳).....	一五
洛希那草(密克札特).....	二九
舞熊(巴爾松奈).....	五三
輕騎兵(海爾采).....	六五
黃昏(安木耳凱尼).....	七七
永久的阿孔(貝加爾).....	九一
銀劍柄(莫爾那).....	一三一
絲彩帶(莫里支).....	一四五

開影(皮魯).....	一六一
淡墨畫(科茨安朗易).....	一七一
作者生卒年表.....	一八一

匈牙利短篇小說集

看不見的傷創

克思法路提

一日清晨，那著名的醫生還未起床，就有人來看病了，他說是患着急症，連一分鐘都不能延遲的；所以要求立刻診視。醫生於是急急地穿好衣服，按鈴喚他底僕人。

「請那病人進來」他說。

病人進來了，看上去是個上流社會的人物。他底慘白的臉色和神經質的舉止透露出了他身體上的痛苦。他底右手縛起在一根吊腕帶上，而且雖然他還能勉強鎮靜他底容儀，可是嘴唇裏卻不時地迸出痛苦的呻吟聲來。

「請坐。不知足下要我怎樣效勞？」

看不見的傷創

「我已經有一星期不能睡覺了。我底右手上有點不舒服。我也不知道是生了些什麼。想來總是腦腫或別的可怕的病症。起先並不覺得怎樣痛苦，但是後來卻發燒起來了。我一刻兒都不能安逸。這病使我苦痛得厲害。痛苦逐時的增加起來，愈痛愈苦惱，愈覺得忍受不住了。所以我不得不進城來請你診治。如果我再忍耐一點鐘，我真要發瘋了。我想請你灸一下，或是把牠剷掉了，再不然就用些別的手術。」

醫生安慰着病人，說或者不必施用手術的。

「不，不，」這病人說，「這一定要用手術的。我是特地來請你把患病的一部分割掉的。除此之外，沒有別的方法。」

他很費力地從吊腕帶中舉起那隻手來，接着說道：

「如果你在我手上看不見什麼病症，還得請你不要詫異。這病很古怪呢。」

醫生對病人說，他對於古怪的事情向來不會詫異的。但是，當他察看過那隻手之後，他竟很驚奇地將牠放了下去，因為他看這手好像絕對沒有什麼病痛的。這隻手和隨便那一隻別人底手完

全相似；連顏色都沒有改變。但是這病人卻又顯然好像受着可怖的痛苦，因為當醫生將那隻手放下去的時候，他用左手去抓住這右手的神氣，很足以指示出這事實來了。

「痛在什麼地方呢？」

他指着兩個大動脈中間的一個圓點，但當醫生將手指尖去撫觸的時候，他立刻就把手縮了回去。

「是這裏痛嗎？」

「是的。痛得厲害。」

「當我將手指按上去的時候，你覺得嗎？」

這人不能回答，但他眼睛裏含着的眼淚卻代爲回答了。

「這真是非常奇怪了。我看不出什麼來。」

「我也看不出，但是現在還痛得很，如果這樣痛下去，我是寧可死的。」

醫生又仔細用顯微鏡察看了一遍，量了病人底溫度，終於搖着頭。

看不見的傷創

「皮膚完全很健康。脈息也照常的很好，一點沒有奮激或漲大的現象。這隻手完全像別人一樣沒有什麼病啊。」

「我想有一塊皮膚稍微紅了些。」

「那裏？」

這人便在手背上畫了一個銅元大小的圈兒：「這裏。」

醫生看着這人。他心想一定是遇到瘋子了。

「你暫時住在城裏罷，我總設法在幾天之內替你效勞，」他說。

「我一分鐘也不能等了。醫生，你不要以為我是完全沒有病的，或是以為我有什麼幻覺。這看不見的傷創使我痛得怪厲害，我要你給我把這一塊皮肉齊骨頭剝下來。」

「我不能剝，先生。」

「為什麼不能？」

「因為你底手一點病沒有，和我底手一樣健康。」

「你似乎以爲我是一個瘋人，或是以爲我在欺哄你，」病人這樣說，同時在錢包裏取出一張一千塊錢的鈔票來，放在桌上。「你看我是很至誠的。這事情對於我很重要，應該可以酬謝你一千塊錢的。請你施行手術罷。」

「就是你把世界上所有的錢都給我，我也不肯將解剖刀去碰一個健康的肢體。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因爲這是不合於職業的倫理的。人家會得說你是一個白癡，而責罵我增加了你底病痛，或是說我不能診斷出這並無其事的傷創來。」

「不錯，醫生。那麼我另外請你幫忙一下。我自己來做這手術罷，雖然我底左手做起這事情來很不方便。我所要你幫助的，就是在我施行手術之後，請你給好好兒把患處調護一下。」

醫生吃驚地看着這神情很當真的病人，看他脫下了外衣，捲起了襯衫袖子。這人甚至因爲沒有別的器械，竟掏出了他底小刀。醫生急忙去阻止他，他已經在手上很深地開了一個口。

「住手！」醫生喊着，恐怕他如果不停止，會得割斷了動脈。「既然你執意要用手術，那麼，很

好，還是我來動手罷。」

於是他預備施行手術了。當他動手要割的時候，他勸病人把頭旋轉去，因為人們往往會看見了自己底血而心慌的。

「不必，」這病人說，「我還得指導你底手，使你知道應當割到那裏。」

這病人便泰然地受手術了，而且憑着他底指導，手術做得很好。他底手連顫也不顫，當那一塊圓圓的皮肉割去了之後，他如釋重負似地，長太息了一聲，快活地覺得創痛已霍然而愈了。

「你現在不覺得什麼痛苦了嗎？」醫生問。

「一點不痛了，」他微笑着說，「痛苦好像都割掉了，在你動刀割剝的時候的一些刺激，就似大熱之後的一陣冷風。讓血 flowing 罷。這使我覺得很舒服。」

創口包紮好了之後，這病人好像很愉快，很滿意了。他已經變了一個人。他伸出左手來緊緊地握了醫生底手。

「我實在很感激你。」

在施行手術之後，醫生到這病人底旅館裏去拜訪了他好幾天，曉得他是個很可尊敬的人，因為他在本鄉有一個很高的地位，又有學問，又是出身於本地的一個很好的門第的。

創口完全復元了之後，這病人就回到他鄉間家裏去了。

三星期之後，這人又來到醫生底診治室中。他底手又包紮在一根吊腕帶中，他說在從前行過手術的地方又照樣的痛起來了。

他底臉色像蠟一般，冷汗亮晶晶地淌出在他底額上。他坐在一隻圈椅裏，緘默地伸出他底右手來給醫生看。

「天啊，怎麼一回事呢？」

「你割得不够深，」他呻吟着說。「痛苦又回復了，而且比從前更厲害。我幾乎要痛死了。我本來不想再來麻煩你，所以我忍受着，但是現在我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。請你再行一個手術罷。」

醫生在那地方診察了一下。從前開刀過的地方已經痊好了，已經長了一層新的皮肉。動脈也一點不亂，脈搏也很好。熱度也並不高，但是這病人卻四肢都顫抖着。

「我從來沒有經驗過或聽見過這樣的病。」

除了重施手術之外，也沒有別的辦法。於是一切都照上次那樣地做了。痛立刻就停了，雖然這病人得到了一個大大的慰藉，但這次他卻不再微笑了，他感謝醫生的時候，容色是很悲哀的。

「如果我在一個月之內再來請教，你可不用驚詫，」在臨走的時候，他這樣說。

「你不要這樣想。」

「這正如天上有上帝一樣的確實，」他裝着語言終結的神情說，「再會。」

醫生把這種病症去和幾個同業研究，每人提出了一種不同的意見。但是沒有一個人能貢獻一個滿意的解釋。

過了一個月，那病人並不再來。但在幾個星期之後，從那病人所住的地方寄來了一封信。醫生很高興地拆開了信，心想他一定沒有再痛過。這封信這樣寫着：

「親愛的醫生：我不願意使你對於我底病症底起源懷着疑慮，我也不願意把這個祕密帶到我底墳墓裏，或別的處所去。我願意把我這怪病底歷史告訴你。痛苦到如今曾發作了三次，現在我

也不想再和牠掙扎了。我祇能縛一塊燒紅的煤在創痛的地方，作爲對於這在皮肉裏燃燒着的烈焰的解毒劑，而動手寫這封信給你。

「六個月以前，我是個很幸福很滿足的人；任何適宜於一個三十五歲的男子的事情，我都感到興味。一年之前，我結了婚。這是一對戀愛的結合。我底妻是一位很美麗，很溫柔的有智識的少女。她曾經在離我家不遠的一位伯爵夫人家裏做清客。她戀愛着我，她心裏很滿意。六個月的光陰過得很愉快，我們都覺得一天比一天幸福了。當我要進城去的時候，她總沿着大路步行數里來迎接我，而且甚至不肯在她常去的舊主人家裏多逗留至幾小時以上。她對於我的密戀使她底同伴都覺得不安。她不肯和別的男子跳舞，如果在夢中遇見了別人，她便認爲是絕大的罪過了。她真是一個天真可愛的孩子。」

「我說不出什麼東西使我感覺到這種恩愛祇是一種虛偽的做作。男子總在他最大的幸福中尋找不幸，這真是够蠢笨了。」

「她有一隻小小的縫衣桌，這桌子底抽屜，她老是鎖着的。這事情使我苦悶了。我常常注意到

她永不把鑰匙留在那抽屜上，也絕不讓那抽屜開着不鎖。她這樣謹慎地藏着些什麼呢？我差不多猜疑得要發癡了。我不信任她底天真的眼睛，她底接吻和親愛的擁抱。或許這些都是狡猾的欺哄手段呢？

「有一天，那伯爵夫人來找她，竭力邀她到府邸裏去玩一天。我也答應了。在午後去拜訪。

「她們底馬車纔出院子，我就設法偷開那縫衣桌底抽屜。試了許多鑰匙，終於被我開了。在一個絹的針黹夾底下，在許多婦女用的什物堆裏搜檢了一會兒，我發現了一束信。這些信用一條粉紅色絲帶束着，一眼就可以看出這是情書了。

「我也並沒有躊躇一下，去想到做這種事情是不規矩的：偷看我妻子處女時代祕密！一種思想催促着我了；或許這是屬於以後的時代——在她嫁給我之後的呢？我於是解開了絲帶把這些信一封一封的都看了。

「這真是我平生最可怖的時候啊。

「這些信裏透露着對付一個男子的最不可恕的狡計。是我底一個最要好的朋友寫的。而他

們的口氣……這些信裏又透露了最溫柔的親愛和最深摯的熱情。他怎樣叫她守秘密！他怎樣說着呆鈍的丈夫！他又怎樣教她使丈夫一點都不覺察！這些信沒一封不是我們結婚以後寫的。而我卻還以為我是很幸福的！我現在也不願意描寫我當時的情緒了。我把這些毒藥飲完。於是我依舊束好了這些信，把牠們放在原來的隱藏所，仍把抽屜鎖上了。

「我曉得如果我下午不到伯爵夫人府裏去，她一定會在晚上回家來的。我果然料得不錯。她很快活地從馬車裏跳出來，跑進來在門廊裏遇見了我，用最溫柔的感情吻着我，抱着我。我也只裝做若無其事的。」

「我們講了些閒話，一塊兒吃了晚飯，照常地回到各人底房間裏去睡覺。在這時候，我就決定了一個我應當用狂人似的頑強態度去執行的動作。天在這樣一個真誠的容顏之下賦與了罪惡，這真是一種淒慘的欺騙啊。當我在半夜裏走進了她底臥室，看着她沉睡着的美麗而天真的臉，我這樣對自己說。但那些毒藥已在我靈魂裏奏效了，而且已經侵入了我全身的血脈中。我把右手靜靜地放上了她底項頸，用我全身的力量扼緊來。她睜開了眼睛，吃驚地看了我一會兒，於是眼睛又

閉了攏來，竟自死了。她一點沒有自衛的動作，死得很平靜，好像她是在做夢一般。即使我這樣地扼死她，她對我也沒有一些怨恨。一滴血從她嘴唇裏流出來，滴在我右手上——你已經知道那地方了。到天明，這滴血已經乾了，我纔看見。我們簡捷地給她埋葬了。我在鄉下是住在自己底私宅裏的，那裏也沒有地方官來查考。況且，人家也決不會想到這事情的，因為這女人是我底妻。她沒有親戚，也沒有朋友，所以也沒有人出來發疑問。我又故意在她安葬之後纔發訃文，免得旁人有什麼囉唆。

「我良心上並不覺得有什麼苦痛。我果然很殘暴，但這也是她自作的孽。我並不恨她。我很容易地忘了她。世界上恐怕沒有一個殺人犯能像我這樣若無其事地去犯他底罪了。」

「當我回到家裏，那伯爵夫人也剛巧坐了馬車趕來。我預料她一定來參與葬禮的，但是她來得太遲了。她神氣好像非常緊張。這消息底恐怖和出於意外幾乎使她昏厥了去。她說話的神氣很奇怪，當她安慰我的時候，我竟聽不懂她底意思。我聽她底話一點也不感到興味，自然，因為我根本無需乎安慰。後來她很親密地握着我底手，說她有一樁祕密的事情要託我，又說她希望我不會利用這事情。」

「於是她說她曾有一束信，因為有特別的關係，不能安放在自己家裏，所以寄存給我妻子，現在問我可否檢出來還了她。我一聽她底話，就覺得脊骨上一道冷氣。勉強鎮定之後，我問她這些信裏寫着些什麼？她聽我這樣問，便顫抖起來說道：

「你底妻子是我所遇見過的最忠實的婦女。她並不問我信裏寫些什麼；她甚至還對我發誓，永不拆看的。」

「她把你底信藏在什麼地方呢？」

「她說她把這些信放在縫衣桌抽屜裏，而且鎖上了。那些信束着一根粉紅色的絲帶。你可以很容易看得出來的。一共三十封。」

「我領她到有那隻縫衣桌的房間裏，開了抽屜。我取出那束信，遞了給她。」

「是這些信嗎？」

「她心急地伸出手來接了去。我不敢擡起眼睛，恐怕她會看得出什麼來。她隨後就去了。」

「在葬禮之後恰巧一星期，我底手上，在那可怖的夜裏一滴血曾經沾着的地方，忽然像針刺

一般的痛起來了。其餘的事情你都知道了。我知道這一定是由於自己底假擬，但我沒有方法能够解脫。這是對於我殺害了我底天真可愛的妻子的殘暴和急躁的一種刑罰。我不再想和牠掙扎了。我就要去和牠相見，而設法去求她寬恕了。她一定會寬恕我的。她一定會像活在世上的時候一樣的愛我。對於你給我的一切幫助醫生，我敬在這裏感謝你。」